

神怪小說

三千年豔尸記

上下卷

上海商務印書館發行



林 譯
小 說 叢 書

第 三 十 九 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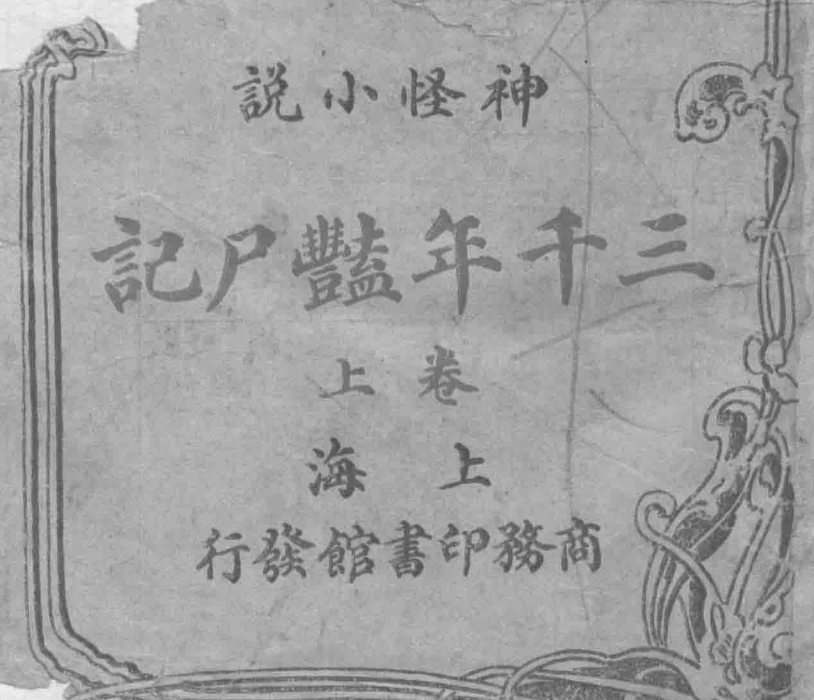
神 怪 小 說

三 千 年 豔 尸 記

卷 上

上 海

商 務 印 書 館 發 行



三角五分

人外簾

主人奇來 伯奇子登 菜負不白 之冤幾陷 大辟後經 偵者于印 字機中推 勘得據殺 人真犯始 伏厥辜其 開疑陣迭 布未易揣 測此發覆 則尤令人 拍案叫絕

四角五分

人中白

爭婚既而乙 死車中偵者 疑甲所為遂 致逮捕後死 者之友以白 巾圍項向翁 索詐又得某 翁垂死認狀 案乃昭雪始 知乙實其友 所殺疑團既 釋女與甲乃 成嘉禮全書 用白話體尤 為明白顯豁

(三千年艷尸記 尤)

(每部定價大洋柒角伍分)

原著者

英國哈葛德

譯述者

閩縣林宗紓

發行者

商務印書館

印刷所

上海北河南路北首寶山路 商務印書館

總發行所

上海棋盤街中市 商務印書館

分售處

北京天津保定奉天龍江吉林長春 西安太原濟南開封成都重慶漢口 商務印書館分館

※此書有著作權翻印必究

長沙安慶蕪湖南京南昌杭州蘭溪 福州廣州桂林雲南澳門香港

原本

新 字

華洋

裝

布面金字
分訂六册

定價

二元四角
一元四角

本 書 之 特 色

- (一)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字
- (二) 增補舊字典所無之新義
- (三) 糾正舊字典註解之訛誤
- (四) 朝代疆域制度詳其沿革
- (五) 年代均以民國紀元為主
- (六) 時令季節並載陰歷陽歷
- (七) 科學各字皆據最新學說
- (八) 繙譯各字附註外國原文
- (九) 度量衡幣並載中外比較
- (十) 所有實物皆附精確圖畫
- (十一) 檢字均依筆畫註明頁數
- (十二) 附加特別符號醒豁無比

編 輯 人

沈秉鈞

方 毅

傅運森

陸爾奎

蔡文森

張元濟

高鳳謙

原本新字典 出版一年重

印十餘次其價值可知茲更

用特製鋅版縮印 卷帙僅及

原書之半 點畫明晰 仍不

至過費目力定價尤廉以便

學生之用刻已 出書倘

蒙 惠顧毋任歡迎

縮本

新 字 典

洋 裝

紙布皮

面 定 價

一元八角
一元二角
一角

三千年豔尸記卷上

英國哈葛德著

閩縣林紓同譯
長樂曾宗鞏

小引

余與世人言冒險事。吾書爲極。且第一。凡生人所未見聞之事。皆見之聞之。不能不告諸讀吾書者。吾身與書中何涉。此書特余綴拾而編之。非出自余之機軸。今亦但質言。此事之所以涉於吾身者。數年之前。余身卽爲編輯者。與一學堂中一友往來。以吾書中事殊涉於學堂。則卽謂此堂曰康布利。一日余見有二人挽手出於通衢。二人中有一人風度絕勝。年事復少。人復頎碩。儀觀偉然。在英國中較。其人則斑如仙鹿。此時舉冠。與所經過之婦人爲禮。冠起。金髮燦然。余時與友同行。卽私謂曰。汝曾見是人乎。其人乃類羅馬天神阿波羅復生於今日。美麗乃無倫比。吾友曰。然。是人在學中爲美丈夫。且馴善有儀。人謂之希臘之神威英西。其側有護衛之人曰查

倫查倫者。引人靈魂渡河之神也。吾觀此人之老醜。乃爲此美少年之襯。輔妍媸。皆盡其致。顧其名爲查倫者。或爲水魑。海鬼。習知海事。而得此名也。此人可四十。醜乃無藝。人侏而股曲。胸凹而臂長。髮黑。二目絕小。而髮復及額際。二髻繞頰。欲與髮接。顧瞻其貌。亦非庸流所及。余遇之。幾念及猩猩之狀。然二目極趣。余心頗欲識其人。友曰。欲介紹而見此人。百事無易於此者。吾固識威英西。當爲我接見。於是數分鐘中。四人已同立而談。談次。乃及蘇嚕民俗。想予初歸。自好望角。故偶及於此。此時有壯婦。余忘其名。斗過余側。其後隨一絕美之女郎。髮多而髻重。威英西似識其人。卽合此二人爲羣而去。余見此醜人顏色頓異。此醜人蓋名何利。其變色爲見此婦人也。言訕然止。怒目視其同伴之少年。勢將罵詈。愕然與余點首。獨行而去。後此方知此醜人至惡婦人。其遇婦也。如常人之畏瘕狗。唯其如此。故遽避之。余知年少之威英西爲其友所累。或不見許於婦人。余猶憶曾與吾知交言。凡人將欲圖娶。幸勿以此醜人面其聘。妻防惡態所呈。而情愛亦爲之中梗。唯其人過醜。亦不自度所爲足。

令美人傷懷。並令兩美相愛爲之。不歡則風景爲之殺矣。余卽於是晚。一見查倫及希臘之神。後乃不復見。忽於前月得一遠道之書。尙媵兩裹。中爲稿本。余卽發之。其下簽名曰荷拉士何利。余聞何利名。若有若無。疑信參之。而其書則曰。某某堂在康布利。五月一號。一千八百某年。吾摯愛之先生足下。足下得書必愕。亦由爲交日淺。忽得吾書。安能弗愕。今當明敍。彼此曾一晤面。在數年以前。時吾及吾假子利武威英西。引見君於康布利衢中。今茲且略而勿敍。但敍吾事。吾近讀君書。言遊歷斐洲之腹地。其書甚美而趣。吾讀君書時。半以爲實。半歸設想。然頗洞其書之大勢。今媵去稿本一卷。君試爲我定之。稿中尙有標識。曰太陽王子。及古物之餘片。吾奴威英西亦名爲吾之假子。曾與同赴斐洲。入時爲事至奇。或更奇於君書之所紀。質言之。吾甚恥貢吾所得。防君不以我言爲實。願細檢吾稿本。然吾意亦不欲遽宣吾事。當徧令吾黨觀之。審定周詳。此吾意也。君今第觀吾稿。卽可於是中知余更入斐洲矣。更探洲中尙有奇事與否。則悉吾智力爲之。此去寄居。爲日更修。或不卽歸。亦未可。

定。今有必待攷求者。須明此古物之宣布於世。爲事當耶。或不之當。妄以示人。轉爲吾輩之恥。故願君爲我定之。我以爲奇者。外議或不吾奇也。今吾意如是。而威英西又復不爾。兩爭未決。則議求誨於君子。彼此之意甚合。吾思得君補遺。能出而問世者。請君立即印行。然尙有約者。吾當盡諱吾眞名。而留其實事。今爲書畢矣。書外尙有何語。吾卽臨書亦不自知。但知不必贅述稿中事。但論彼之身。初不能於言外更洩一言。吾更歷日月。欲更得機倪。覓取彼之蹤跡。乃無從得。且彼者何人。耶。似無可稽。尤不知以何時入諸科爾之穴。其人又爲何教。此皆無攷。亦不能定。願亦不必深求。未審足下能否允我所請。吾今允君以自由。饋足下以是書。當以如此怪特之事。公之世界爲奇書。悉吾稿中事。恣意述之。吾稿甚精。足以供君披玩。至於付印與否。願乞示我。下書君信我。我爲君至忠實之友。荷拉士何利頓言。再者。君據有版權。則此版君當受之。享其利益。我不與聞。果版權竟爲人竊。則余處有兩律師。一爲志均弗利。一爲佐澤。商酌伸理。今將此物片。及一物似符籙者屬君。以何時欲者。更就君

取之。何利又白。余得書大駭。於是在此二禮拜中。逐日思維。甚以爲異。則亦未復來書。既思此事至模糊。宜白之何利。方得其首尾。因以書覆何利。書去一禮拜得覆。則二律師並璧余原書。但言二人已赴西藏。初不示以處。故亦不可考而知。今但將稿中所敘者。請君仔細披讀可也。余得律師書。知不可更得何利示覆。遂稍稍潤色其稿。凡事近俳優者。則不之敘。舍此外。卽一一如來稿言。初不加以施設。其初尙思將此婦人之本傳渲染威稜。詒之後祀。且將借此婦人使世界依附此婦人而不朽。亦由垂暮之天入諸長夜。似此喻法。余亦不自知其所以然。繼而又爲之解曰。吾言特謂世界永存之理耳。凡人往往附人類之七情。與爲高下。猶之風潮之生。亦長與世界終古也。余讀此稿。百感交集。然亦置之不思。但覺稿中之故事。不無確實之處。至於有無罅隙。則付之讀者之議論。亦無所惜。但以吾所言者。實爲此書之關鍵。不得以語涉簡略而賤之。吾今先將美人亞爾莎及科爾之穴。引示世人也。此外尤有所言。予詳觀來稿。必請讀者爲我留意於威英西及亞爾莎之感情。此節至妙。吾冷眼

固已見之。至於何利及女王有涉。迹則甚類之。乃力決其無。以女王之心甚善。不能不使人屬心於王也。他若古族之克立古勒忒。亦初非無復愛情。但耽希臘之古物。須知亞爾莎人至聰明。久知愛情之萌。長不可遏。抑且體格之妙。風神之佳。自同受日之花不能燦開。以媚人。又類夜靜星明。足以照耀世界。光力氣皆足感人。其中有種難宣之隱。吾亦莫能言其所以然。當令讀者推測而知之也。

第一章

何利曰。天下間固有奇事。既詳且備。一一如鏤吾腦筋中。使我終夕不復遺忘。其事云何。卽吾書中所敘錄者。方吾著筆。似此事顯然呈於吾前。猶昨日事。蓋在二十年前。卽於是月夜中。余坐康布利學堂中。推求算學。將於一禮拜中。赴考特別之學生。吾師則望余獲雋。爲堂中特出之高才生。已而微倦。拋書。卽鑪簷上取菸斗實之。時炬方明。其旁有長方之鏡。余菸方熱。鏡中見余容貌。自顧爽然。迨火柴然及指端。始斥而去之。然尙深思不置。卽自言曰。吾腦中固有物。或能少立事業。以吾生平無須。

外助但恃己功。讀者必且謂吾所言近於憤憤。乃不知吾言中之旨。實指天然之闕憾耳。凡人在二十二歲時。或有溫雅明麗之容。我乃獨無。身既短小。胸作弓形而儻。狀至凡陋。長臂有細筋盤絡。五官凹凸不恆。眼深如竇。眉低近眼。額上復有壯髮。絕黑如甌脫之地。孤樹卓立。此爲余二十二年之醜狀。至今一無所變。猶馬毛受烙。永永不變。醜乃與身相終始。顧天既如是。賦畀我矣。而我乃有力如鐵。腦力絕人在羣少年中。爲殊特之醜人。衆以余操行甚高。才力復卓。頗加青睞。然恆不願與余遊。涉試問讀者。吾能不慍耶。顧予夷然不爲動。雖獨居寡歡。安之若素。倚天爲助。寸心若有託賴之人。而婦人見我尤怒。一禮拜前。聞有一婦人呼我爲妖。呼時恐余不聞。且曰。見我時。卽思及猿猴化人之理。又一日。有婦人僞與余善。吾以爲誠也。亦致吾之誠而事之。囊中所有悉罄而與之。久乃遠颺而去。余初謂天下知己唯有此人。故悉心以愛其人。一日與余同立鏡下。婦人曰。吾之貌如何。汝又如何者。此余二十年前事也。吾今日復臨鏡。自念怙恃俱無。手足亦寡。獨居但有自慰而已。無他術也。余方

凝竚時。忽聞有叩門聲。時十二句鐘。余必問名。始啓吾扉。以此時恆不面客也。思堂中僅有一人。哀我而近我。或卽其人。方余問時。門外嗽聲已作。余固知嗽者之爲何人。則急發其扃。來人可三十歲。軀幹高碩。頗秀美。匆匆遽入。尙提鐵篋於右手。賓篋於几。嗽不可止。至於顏色皆變。據榻坐而咯血。余以杯傾火酒授之。客飲後。嗽少止。實則加劇。呻曰。君胡爲令我久立於風中。君不知涼風足以增吾疾耶。余曰。吾初不識爲誰。君則爲夜深之來客。客曰。此或末次訪君也。語時強笑。顏色已頽。呼曰。何利吾已矣。明日或不更見太陽。乃浩歎不止。余曰。妄哉語也。吾今以醫生至。客力搖其手曰。此當峻拒。吾決不受醫。吾習醫久。胡能不知。世固無醫足以療此。吾居人世。最末之點鐘至矣。在理去年之日已大不易。今君請聽吾言。此言亦爲君所不經聽者。此後亦不能更述矣。君我交已二年。誼亦云篤。君試度我爲何人。余曰。吾知君甚富。且居此久。尤知君已前娶。夫人逝矣。君在堂中殊佳。客曰。爾知吾尙有子乎。余曰。尙未之知。客曰。此子方五歲。卽其人之生。遂致其母之死。吾乃不忍更視其人。何利聽

之。汝果受吾託。則請付此兒於爾。爾卽爲我託孤之人。余聞言躍起曰。此事屬我耶。客曰。非汝不可。吾細審爾之蹤跡二年。安能謂我無知人之明。蓋吾四出覓人。終乃得汝。正以吾之生世。固宜有託孤之人。復以手拊鐵篋曰。惟此及吾兒可託者。但有汝耳。汝骨節隆起。其狀固醜。然其中甚堅且鏘。能作金石之聲。汝須知此兒雖孱。實爲世界古族中之遺胄。推之至繇遠。吾述之。爾將失笑。惟終有一日。能釋若疑。吾十六代之先烈。爲埃及伊昔司之僧徒。實爲希臘之人。曰克立古勒忒。字義則美而強也父亦武弁。則佛羅哈何任之。佛羅長孟的西亞。爲希臘第二十九世之王。爲克立古勒忒始祖之始祖。然克立古勒忒之遺事。實載之希洛度德書中。書中所敘。則出諸斯巴達人所言。言克立古勒忒者。中古美丈夫也。大戰於巴拉達亞中事。在紀元以前四百七十九年九月二十二日。是時拉西特漫及雅典同敗波斯之兵。用師可三十萬。克立古勒忒至勇。犯敵而死。卽瘞於彼。及其所部寔焉。在耶穌降生前三百三十九年。爲埃及佛羅之末世。克立古勒忒之裔孫克立古勒忒。叛其宗教。暱埃及王胄。

之女挾之同逃。碎舟於亞斐利加。在達立高亞之海灣。或稍偏而北。夫婦咸爲人拯。餘人盡死。夫婦遇難至酷。幸爲野蠻女王所禮待。王爲白種之人。至其中歷史。吾不能爲君言之。果君壽能永。或能探取其大凡。可卽篋中檢之。自得吾祖旣謁女王。王悅其色。尋復見害於王。其妻則潛逃於外。至於雅典。並攜其子趨昔斯亨。言多力自恨人是又五百年。此族遂遷羅馬。意近報仇。吾乃由其命名而知之。然此族之人。則又易名曰威特斯。亦報仇意於是居羅馬五世紀以外。時爲耶穌降生七百七十年。此時查利萌攻龍巴地。此族人遂依羅馬帝而居。得爲右族。尋復挈族過愛而迫斯山。僑居不列顛。又八世。又及英吉利。時爲愛德哇當國。迨威廉時。族人始貴。由彼至今。歷歷可考。未有間也。以上咸爲報仇之義。至威英西始易今名。此族或兵。或賈。無有定業。然皆不流於猥賤。自查理第二。至於今世紀之初。爲一千七百九十年。吾之祖父以酤致富。退隱不復行酤。卒於一千八百二十一年。吾父承之。盡耗其所有。逾十年。父亦物故。及吾之身。長年入賞。可二千鎊。此卽用爲報仇之資。報二千鎊年之仇冒險而出。至於

雅典。始得吾妻。妻亦至美。吾遂娶之。一年之後。遂生一子。妻亦遂逝。客語至此。垂首不言。久復言曰。吾娶後。宗旨遂變。今且不必更言。言之亦無時會。果爾能允吾託者。必有一日能知吾事之詳。蓋吾自悼亡後。爲祖父復仇之心復熾。第一着宜先詳東方之文子。而亞刺伯之文尤爲急務。吾所以至此者。亦正爲亞刺伯文字而來。孰知舊患大作。至是遂止。語時至沈痛。嗽亦大作。余復飲以火酒。病者少息。復曰。吾子利武。吾自亡妻逝後。卽不忍視其人。然聞人言其人甚慧而美。今卽在此郵筒之中。遂取一巨封授余。言曰。此中已詳示以教育之方。此等教育爲特別之教育。與常人殊。唯其如是。吾所以未之他人。今但問君能如吾請否。余曰。吾乃不知所授者爲何如。事病人曰。汝但受利武與之同食息。至於二十五歲。方使知之。勿令入學堂。須至彼二十五歲時。生日之一日。則爾責任盡矣。卽用此鑰匙。於是出匙置之几上。言曰。此時乃以匙啟此鐵篋之書。令兒讀篋中所記載之事。問彼能否爲之。尤須告吾兒。吾非迫彼所爲。由彼自擇。今且議及君我交際之約。吾每年入款可二千二百鎊。此進

款載之願書。半以屬汝。盡爾一世。書中詳載爾能爲我飼兒。其名目卽所云酬謝耳。爾儘可棄置百事。但教吾兒。內中年以百鎊爲兒讀書費。餘則爲兒儲積。至利武二十五歲時。則爲費不資。能副我之所求。亦不患艱劇。余曰。設吾不幸中道逝去者如何。病人曰。然則此兒爲公堂餵養之兒。付諸造化已耳。惟當記取。君若不幸。當以願書授吾兒。何利聽之。此事萬勿卻我。尤當信我非誕。則爾之受益亦多。汝於世落落何能依人。而食果不得資。汝當抑抑不能自聊。餘數禮拜後者。汝當爲學堂中特別之學生。可與國家之賜。合我所遺留之物。則爾當尤釋然無所顧慮。肆力於學問之途。不時亦可行獵。用肉怡養。性情不甯適耶。病者言旣。二目耿耿注余。專俟余諾。余見吾友血誠。且所責事至奇詭。心愈駭然。少須復呼余曰。何利。但以分誼言。爾我可云良友。今病且死無言。仔細更部署吾事矣。余曰。必不得已者。當如君言。且雖奇而實則不過託孤而已。何爲弗諾。乃置此書封於鐵篋之前。客曰。謝君見愛。當託上帝之靈立誓。若心許爲此孤兒之父。如我遺囑所言。余肅然曰。如約而誓。客曰。可矣。然

當記憶。必有一日。吾將叩爾。以誓蓋吾身死而吾靈存。尙耿耿思此事也。何利當知。人間安有死。特皮囊變相耳。卽爾後來必有閱歷之時。唯吾爲形骸所迫。立時變相。或且陰靈不爽。尙凜然如生。語至此。嗽急且暗。及止復言曰。語止於是。吾行矣。汝受此箱。並受吾書。吾願書卽在封中。但問此間守土之官。即可得兒而承筭。何利聽之。爲值亦非薄。唯爾謹愿有膽力。吾故不能忘懷於爾。果爾中道棄蠲。吾將借上帝之力。爲厲以絆君。余聞吾友言語至渺茫。亦不能猝答。此病人取燈臨鏡自照。余觀吾友雖病。丰儀猶嘉。友曰。如此軀幹。後此一一供彼螻蟻之腹。天下至奇之事。無如生人。今方衍衍而談。不移時已僵如冷石。嗟夫。世路已週。小劇畢演矣。何利聽之。吾固有生命。乃不副此生命之用。果使有人愛我者。其人尤無謂。幸我生都無愛我之人。但吾兒利武之命。或貴於世。果能恃其勇略。仗其忠信。以前則此生爲不負矣。嗚呼。良友。姑拜姑拜。此時作溫柔裕之態。挽余頸而親余額。親後卽決然出。余曰。威英西去何匆匆。吾意試延醫爲汝診視。吾友力拒余曰。勿爾勿爾。吾今歸盡於家。今此